

香港經濟中期展望

2.21 儘管經濟目前面對困難和不確定性，香港的中期經濟前景正面。全球經濟重心東移的趨勢將會持續，而在區內新興市場經濟體(特別是內地)龐大的增長潛力帶動下，亞洲將會是環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香港地理位置優越，一直充當通往內地這個龐大而蓬勃經濟體的門戶，大有條件把握這大趨勢所帶來的龐大發展機遇。

2.22 國家經濟在未來會繼續穩步向前，向高質量發展邁進，為香港的繁榮發展帶來最強力的支持。國家「十四五」規劃為香港的發展方向帶來清晰的指引，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更是「十四五」規劃期內一大主要區域策略，是香港參與國家發展的最佳切入點。在國家「雙循環」發展模式下，香港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加上擁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以及在高增值專業及商業服務方面具有強大競爭優勢，能夠與大灣區內的內地城市產生協同效應，既使彼此受惠，也可積極推動內地經濟朝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同時，香港可進一步擴展在內地的龐大商機，開發新的經濟亮點。

2.23 作為細小而開放的經濟體，香港自身必須作好準備，以適應不斷轉變的環球經濟形勢。在保護主義升溫和貿易壁壘增加的情況下，政府銳意提升香港與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商貿投資關係。為此，本港也正爭取盡早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2.24 主要先進經濟體在疫情緩和後預期會回復至與其潛力相稱的增長速度。他們的增長前景將取決於其在減少政策不確定性和解決結構性問題方面的努力，以及在應付新冠病毒疫情而推出史無前例的紓困措施後，處理債務高企的能力。中期而言，美國經濟增長料會緩和至其長遠潛在水平，前景亦將視乎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步伐和財政政策的支持。歐元區經濟料會回復到溫和的趨勢增長，原因是部分成員經濟體的政府債務水平偏高，可能會限制區內增長前景。同時，歐盟與英國在「後脫歐」時代的經濟關係值得留意。至於日本，由於其增長潛力會受制於人口老化及公債高企等結構性問題，經濟在中期而言預計會輕微增長(見 **專題 2.2**)。

2.25 中期而言，國家與部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關係仍會帶來不確定性。雖然美國政府承認維持良好雙邊關係的重要性，但在過去一年多仍對部分中國公司實施各種限制。由於內地和美國是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及香港的主要貿易伙伴，中美關係的演變難免不時左右經濟和金融市場氣氛。世界各地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氣候變化的影響也值得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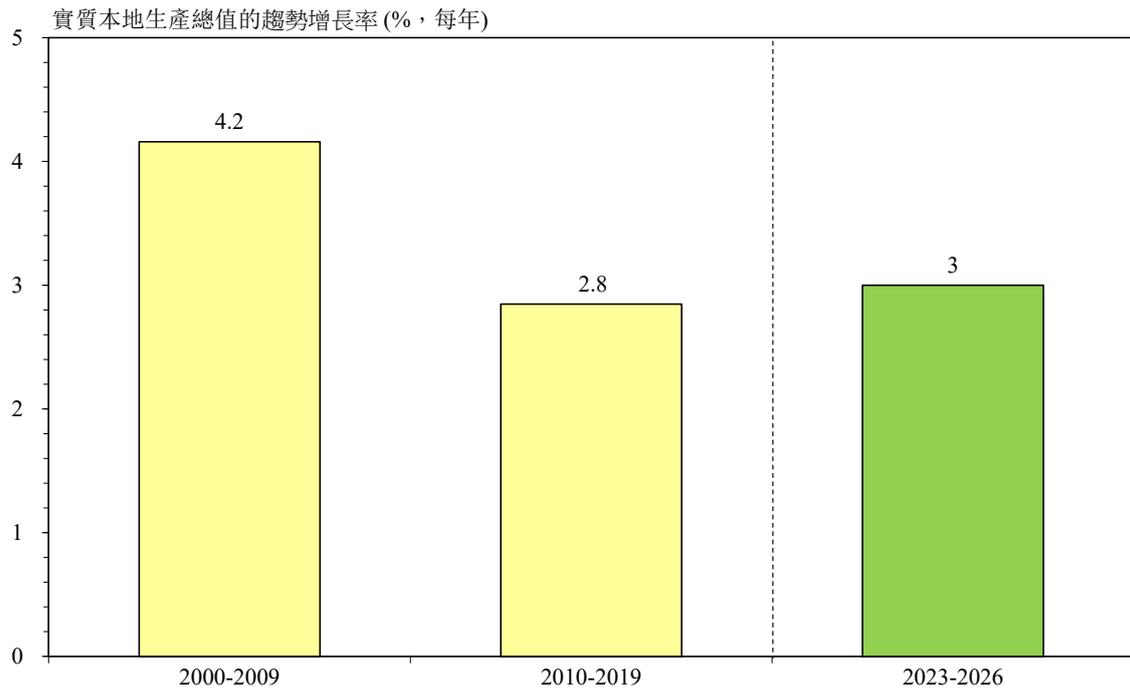
2.26 本地方面，實施《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恢復社會穩定和營商信心，為經濟復蘇創造良好環境，並迎來更多發展機會。訪港旅遊業的恢復料將支持進一步的追趕式增長，儘管其復蘇步伐充滿變數。同時，假如龐大的基建開支一如預期般落實，也應會為未來數年的經濟增長提供額外的動力。

2.27 中期而言，政府會致力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支持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同時，政府銳意解決土地和人力資源供應這些主要瓶頸，推動創新科技及投放資源於優質教育和培訓。政府強調其擔當「促成者」和「推廣者」角色的重要性，藉此繼續連繫世界、開拓市場，為企業尋找商機。

2.28 考慮到這些內外因素，預計香港經濟在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六年期間的增長率為每年 3%，雖然稍低於一年前《二零二一至二二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所公布的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五年期間每年 3.3% 的趨勢增長率假設，但仍高於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前十年 2.8% 的趨勢增長率。這除了反映上述正面因素外，亦考慮到訪港旅遊業預計會恢復，經濟應續見追趕式的增長。

2.29 香港中期通脹展望將取決於外圍和本地發展。外圍方面，去全球化和保護主義的浪潮很可能會在全球疫情過後持續，或會增添外圍價格壓力。國際商品價格大幅回升和供應瓶頸推高了本港主要進口來源地的通脹，這些經濟體的中期通脹預期可能會上升。本地方面，受惠於政府持續努力推動創科、培育人才、吸引各地人才來港，以及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所釋放的生產力，本地成本壓力應會大致維持受控。不過，在複雜的外圍和貨幣環境下，國際食品 and 商品價格及匯率的走勢可能較為波動。綜合上述因素，預測香港在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六年期間基本消費物價的趨勢通脹率為每年 2.5%。

圖 2.13：中期經濟的趨勢增長預測為每年3%



註：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下，香港經濟在二零二零年陷入有紀錄以來最深度的衰退，並在二零二一年大幅反彈，與疫情前多年的增長趨勢大為不同。因此，利用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九年（而非二零一一至二零二零年或二零一二至二零二一年）期間的十年趨勢增長更能充分反映香港經濟在近年的基本增長軌迹。